

目送买炸鸡便当的客人走出店门后，靖子看看钟。再过几分钟就是晚间六点了。她叹口气摘下白帽。

工藤白天打手机给她，邀她下班后见个面。

算是庆祝，他说，语气很兴奋。

她问要庆祝什么，“这还用说吗？”他回答。

“当然是庆祝那个凶手被捕，这下子你也能摆脱那个案子了。我也不再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。既然不用再担心被刑警缠着不放，当然应该举杯庆祝一下。”

工藤的声音听起来轻浮又自大。他不知道案情背景当然会有这种反应，但靖子实在提不起兴致配合他。

我没那个心情，她说。

为什么？工藤问。发现靖子默然不语，他才好像察觉什么似地说：啊，我明白了。

“虽说你们离了婚，但受害者毕竟曾与你关系匪浅。的确，说什么庆祝太不谨慎了，对不起。”

虽然他完全误会了，但靖子依旧沉默。于是他说：“撇开那个不谈，我有要事跟你说。请你今晚务必跟我见个面，好吗？”

她想拒绝。她没那个心情。对于代替自己出面自首的石神，她有太多的歉疚。但她说不出拒绝的话。工藤说的要事会是什么呢？

结果，还是说好了六点半接她。虽然听工藤的语气好像很希望美里也同行，但她委婉地拒绝了。不能让现在的美里和工藤见面。